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宋史三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守太師兼中書令相國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統魏長脫等奉勅修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弁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

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事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御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無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

可畏者五二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

且聰明雍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物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

益弱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懲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微利苟免之姦冒負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必以其方則莫若

延之路厲廉耻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

對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為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為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

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  
 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  
 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  
 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  
 立召為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為曾  
 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為真以寶  
 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  
 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  
 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

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十  
 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  
 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  
 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為  
 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  
 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  
 以為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  
 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  
 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事理當然尔  
 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眾議多

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  
 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  
 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  
 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  
 大夫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  
 用此以中傷士人無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  
 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  
 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子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  
 下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直述

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  
 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  
 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  
 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  
 其人曰非前日白須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  
 民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  
 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汚  
 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  
 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  
 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

計字四百令四个  
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  
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  
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  
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  
宗讀之怒蔡下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為不可曰陛  
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  
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  
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從江州徽宗即位加直  
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  
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卞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  
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諫元豐中為確薦為監察  
御史襄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  
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莘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  
人窮治莘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  
事詔臣參治主是謫知光澤縣莘莘等卒無罪天下服  
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  
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  
祐初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  
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振者本也詩賦

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為常平糶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即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後疏言今會議之臣受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而論其進退者

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問者監司務為慘核郡縣望風趨避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



邊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  
 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  
 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  
 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  
 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為  
 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  
 朝廷用趙鼎計築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為砦地均上  
 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  
 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  
 且畏無怨望之虞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

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  
 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贖借  
 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  
 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  
 許將為右丞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  
 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  
 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  
 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  
 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徂  
 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

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尔非朝廷之利也

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

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為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

越州徽宗立入為秘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  
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  
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  
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  
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  
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  
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  
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

參軍為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  
黃履薦為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為妾復劾其汙  
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為大府丞提舉秦鳳常平  
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  
頌論頌樁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劄擊親  
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  
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  
大防惇既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  
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宋史三百五十五  
李祐馬

二百九十三  
李京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進刑部侍郎陽程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  
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  
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為相特贈  
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  
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即往從  
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  
遷博士紹聖初為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  
郎布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馬光呂公著

王巖叟追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  
濤為制詞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  
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  
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  
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帥數月而病以龍圖  
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  
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  
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  
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

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為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為異日地尔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為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辨論以為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嘗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變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瓊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

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為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為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

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長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徒

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氣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

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為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押闔與邢恕締交其好  
 功名富貴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為  
 搢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  
 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為哉董敦逸於元祐末  
 與黃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  
 諸臣甚至瑤華之寃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  
 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惡以自文杯水不  
 足以拯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時事及不從紹

述之議其為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  
 是亦助紹述者也揚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  
 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  
 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  
 憚也我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  
 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  
 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  
 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  
 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况無可述  
 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詳斷官校  
 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為群  
 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  
 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  
 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  
 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為大理  
 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  
 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答掠成之都人惴栗至  
 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  
 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  
 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蒞其族台符言文吏州  
 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  
 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  
 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僨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  
 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  
 立使者禮乎僨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  
 軍州民曹濬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濬持刀  
 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濬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



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  
 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為獄民無所措手足  
 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  
 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  
 溉西部瘠土皆為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  
 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  
 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為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  
 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  
 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為戶部侍郎卒  
 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為屬

權戶部判官免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新  
 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  
 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美  
 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  
 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  
 實大傷國體安石偽辨自解至譏神宗為叢脞不知  
 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  
 為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  
 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  
 問條折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  
 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  
 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  
 行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  
 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  
 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  
 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  
 三司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

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場隸三司嘉問恃勢  
 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王札  
 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  
 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  
 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於  
 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  
 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  
 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  
 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

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為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貶鹽鐵司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頷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下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不切

貨善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為蔡氏所右其壻劉達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律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養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為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為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

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錯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秘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禱其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工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為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四百令四  
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諫

諫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  
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價逋負諫與余景在選中將賜  
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諫景皆刻薄必因  
此暴斂為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  
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為河東  
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役除秘閣校理以母  
憂去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  
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則大臣召為侍從乃  
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也何至以一諫

罷言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齊京使王厚

復河湟諫與之異召為光祿卿厚奏功罷諫守號坐

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為陝西轉運使京兆麥

價踊貴諫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諫移府

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諫怒上章言

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諫顯謨閣

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

與諫爭乃為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遠道干譽

諫永州諫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偽為蟾芝以獻徽

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

諸經疑義為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

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

倉粟腐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劾其寔常平法

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

州惇與蔡元將大誅流入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

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劾之

威為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

還其命詔以付趙鼎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

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不當訟

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為

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罷人

欵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是會暴卒加必直龍

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

飛山營必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

閣待制卒年五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

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

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汪安禮李常繼薦之擢提舉

宋史三百五十五

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

登進士第

李右官

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為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踈而曰吾鎮靜吾待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為徐州策時准給事中還其命以為肇禮官也

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青州改杭州過關留為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為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為哀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

四百七  
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  
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  
與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  
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  
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  
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  
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  
可宰相主搏深數月不效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  
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曰

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  
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  
家其室羨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  
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  
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遂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  
矩創邊地爲塘灤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  
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  
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准  
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  
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



四十二分  
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  
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侍  
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  
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顯已視戶部如  
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由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  
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  
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  
部襲慶守張滌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  
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  
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柰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

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  
府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  
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  
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  
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  
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  
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  
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

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曠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即發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儆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儆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生

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最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為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  
 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章惇  
 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  
 時起而附之者甚眾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  
 問以均輸困民童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  
 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  
 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  
 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  
 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  
 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此  
 况此諸人乎世道法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  
 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六

開禧間言上種蠶蠶國事前書者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

劉拯

錢適  
附石孫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昌

宋喬年

子昇

強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脩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

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  
 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  
 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  
 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  
 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奔曹操之  
 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  
 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  
 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愜也進右正三累  
 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  
 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后也當以

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  
 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  
 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  
 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  
 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  
 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其事為上其事為  
 中其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  
 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  
 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為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倅侍

計字四百令五

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

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

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

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

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齊紹聖忠賢布

去遷侍御史闕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

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

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元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

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

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

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

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

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

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

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

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况既為先朝所廢

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明厭

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明厭

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明厭

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明厭

宋史三百五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六

三

李格寫

敦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  
 之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  
 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  
 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  
 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  
 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  
 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  
 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  
 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  
 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

八

皇后名位未正乃用為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  
 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  
 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  
 太后亦不待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  
 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  
 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為多漏  
 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  
 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工  
 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明典禮忠義凜凜措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膺陞授適逃奔蘭溪為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為監察御史與左膚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為君臣相與為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為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亟

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

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

通狀熟知陳州徙鄧州過關留為工部侍郎進戶部

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

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

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

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承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

州里之舊權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為腹



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  
 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  
 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  
 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率  
 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  
 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  
 日一視朝欲顛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

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擢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權

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

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

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

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  
 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

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  
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  
石公弼以為執中反覆得罪未宜殺大府改提舉洞  
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  
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  
中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為京下詔京得不重  
貶龐恭孫趙通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  
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太學  
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  
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青溪主簿咸  
平尉知江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權右正  
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  
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  
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  
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  
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  
人材者韓忠彥實為之首忠彥遂罷材驚恐疾視善  
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

吏部侍郎陸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旌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顯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域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擯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堅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曷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

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焯

通樂律焯死蔡京權曷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

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曷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

妄出己意而曷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

局議禮曷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

元曆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

陳州曷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

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戶部尚書曷嘗為京畫策

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曷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

俞稟發其姦利事京徙稟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

字四百令六十  
詔曷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  
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曷與  
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  
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  
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曷曰計一歲諸路戶  
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  
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  
光祿大夫與王宋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  
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久

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  
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  
大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  
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  
臣大臣不悖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  
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  
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  
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  
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

集賢殿脩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文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敕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微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以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治葺西宮及修三山

新河權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霖潦至夾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

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彥得締蔡京為  
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  
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成司翰林  
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徙鄭越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  
廣直廬帝書摛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  
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舉呂惠  
卿兄弟有道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

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儼雖然  
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  
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  
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  
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  
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  
群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  
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  
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  
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

儒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色辭過為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顧重為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脩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祭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為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

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

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

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

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

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為敕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

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

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

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

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

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  
 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  
 為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  
 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  
 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  
 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  
 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  
 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  
 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

七十二 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  
 間利病加直秘閣為江准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  
 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  
 下籍催諸道通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  
 輒運載者請論以遠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  
 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  
 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  
 為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



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  
 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  
 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  
 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  
 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微  
 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  
 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  
 張商英蔡京主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  
 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  
 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昂強淵明宋

喬年劉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  
 人之為術蹙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  
 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陽翟人登  
 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  
 食求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  
 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  
 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  
 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  
 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

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下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

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聰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

歸始居邾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  
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  
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  
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  
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  
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  
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漸近上章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漸尚敢爲此姦言乎王之  
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  
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漸猶以爲太學之  
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漸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  
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  
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恐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茲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瘳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為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臨平生為文至多輒為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法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行弟集其遺文為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貶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為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

宋史三百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五

李祐寫

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  
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  
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  
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  
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  
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為羨餘故  
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歛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  
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  
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  
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條

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  
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  
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  
敕之即命為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  
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偽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  
和買不離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  
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為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  
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  
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

宋史三百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徒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逆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下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斷之

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

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  
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  
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  
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  
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學肄業又兼博士遷  
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世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  
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  
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滴

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  
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  
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為  
大晟府與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  
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迺罷為樂令未  
幾後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  
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入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  
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  
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



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會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將之奇章集在樞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樂漁者嘗為盜湯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鏡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下

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綱應募者率將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  
右文幾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  
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  
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為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  
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  
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  
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  
散為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  
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

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夕  
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為  
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  
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  
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  
黃履薦其恬退起為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  
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  
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  
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

訓詁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  
論救貶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  
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  
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  
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  
令記注官卯涌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  
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  
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廷  
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暉可畏之候嘗得進對亦  
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

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  
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實  
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  
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  
爲腹熟鷓鴣報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  
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鷓鴣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  
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  
幾哉母或乎狂諒之言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青光祿大夫守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養院等奉

勅修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勳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績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做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候遏其來忿而舉兵

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伺巡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皆出背豐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

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魏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千級正拜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  
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規  
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  
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  
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  
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  
使變爲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州釋  
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  
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管今但宜令藥  
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幹

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  
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並弓復中之觀者誦  
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  
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  
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  
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  
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  
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  
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  
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

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彥興竒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缺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薊至閣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蕚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義

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

躡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愚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彊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尚不欲人

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



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  
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离不之意以為  
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  
和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  
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  
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  
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所卻雲亦還  
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  
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

言康王舊與幹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為所留雲曰  
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  
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  
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  
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  
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  
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  
雲笥得烏絀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  
民益信其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  
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

字三百九十五个  
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  
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  
戰死

譚世勳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  
氏學盛行世勳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  
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  
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  
仕世勳獨坐直廬緇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  
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  
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

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  
持不與吏白有其例世勳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  
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  
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  
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  
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  
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  
瑤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  
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  
夷將衰之兆世勳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

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  
 論世勳駁其不來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  
 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為四  
 道置都總管事得頗決世勳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  
 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夫不掉之慮乎臬不樂  
 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為上策今  
 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  
 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  
 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六勢連屬首尾相援  
 即金人不敢逼孫博深然之又以於臬議再扈東駕

至金帥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  
 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  
 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  
 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  
 以薦為敕令刪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  
 人為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嫌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  
 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者

以揚戢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  
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  
中林摠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  
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  
郡卒留後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揚戢  
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  
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  
妾之盛有嬌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  
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

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脩撰時賦  
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  
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  
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  
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旣悟其失復取之  
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  
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

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  
 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  
 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  
 與謙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  
 法結罪儻窒其求而官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  
 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  
 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  
 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用  
 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  
 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  
 字書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  
 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  
 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  
 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  
 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

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  
 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  
 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  
 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  
 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  
 稷也太子矍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  
 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  
 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且疑黼挾寇柰何振知  
 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  
 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中書舍人侍郎馮煦

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  
 言者劾為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復還故官靖康  
 元年進吏部侍郎為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  
 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  
 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  
 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  
 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  
 聖斷隄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  
 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  
 尔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擗角擊之曰彼

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  
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  
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  
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  
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  
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  
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臬言  
宜思所以折之之策臬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  
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  
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

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  
從容言孔子以鷓鴣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  
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  
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  
健美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  
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  
於甚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寬其罪不使有  
繼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

字三百九十四人  
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愨  
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  
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  
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廊延路  
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  
德軍擒其酋賞金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  
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  
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  
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  
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眾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  
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  
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  
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  
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  
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酌幹分兵  
斷饗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  
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  
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殲之



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  
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  
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  
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  
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  
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先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  
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勲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  
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  
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